

武侠精品系列

罕

世

雄

白泉

18

公孙梦作品集

247.4
46:2

出版社

中



梦 著

罕世梟雄
(中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 十 一 回 狼斗黑须汉 (253)
- 第 十 二 回 夜袭青松庄 (279)
- 第 十 三 回 巧进假阴山 (304)
- 第 十 四 回 贾化伸援手 (331)
- 第 十 五 回 救命血刃箭 (356)
- 第 十 六 回 花下设酒宴 (383)
- 第 十 七 回 比武知真诚 (410)
- 第 十 八 回 密议白石楼 (436)
- 第 十 九 回 巧救耿姑娘 (456)
- 第 二 十 回 美女似天降 (477)

第十一回 狠斗黑须汉

雷一金搓搓手，道：“我早就怀疑那李大户有问题，志中兄这一叙述，更加强了我这个疑点。对，果然其中有鬼。”

杨陵笑吟吟地道：“说来听听，混小子。”

雷一金舔舔嘴唇，道：“因为我们一直只是判断‘三元会’的爪牙在搞鬼，却并无实证，所以，方才我已然暗自决定要先往‘上饶’走一趟，一则探望我那马大哥家人，二来亲自到李大户去再详细问上一问，大约是直觉吧，我老感觉到李大户不太对劲……我此刻仅是暗自决定而已，尚未找到什么可疑之处，如今志中兄这一推敲，便给我寻出破绽来了！”

顿了顿，他又兴奋地道：“试想，我那马大哥当年也是个了得人物，那几手把式相当硬朗，若有人在外头想击倒他，势必引起一声激斗，而晏修成虽然身体受伤，但那只是皮肉，武功仍在，亦不是简单得可以手到擒来的，他二人如果在城里或半途上遭受袭击，必会奋而抗拒，这一抗拒，必会有路人及住户闻到异声，如今却没有人知道此事，那么，便说明了一点——”

老成持重的杨陵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一点乃是说，老马与姓晏的并未走出李大户家？”

李志中犹豫了一下，低低地道：“但是，李大户的仆从门役却也证实马老大与晏修成确已离开……”

雷一金大笑道：“他们一丘之貉，那些下人怎么可能不帮主人说话？”

李志中一拍脑袋，道：“娘的，我这木头脑袋，怎么会想不到？”

杨陵一捋胡须，颌首道：“其实，我老头子方才也和混小子的想法无异。呵呵，我也在心底暗暗猜疑李大户不对劲呢！”

南宫铁孤吁了口气，道：“不论这猜测是对是错，却也不失是条追寻的线索。兄弟，你下一步准备如何进行？”

雷一金晒道：“当然先去‘上饶’系城，到李大户那里拜访拜访。”

南宫铁孤道：“何时启程？”

雷一金平静的，道：“明天。”

“什么？明天就要走？”南宫铁孤叫着。

雷一金摊摊手，道：“救人如救火。大哥，耽搁不得的，我不能将马大哥救出，使他们家庭重圆，于心难安！”

李志中迟疑着道：“我……我们一路走吧？”

雷一金微微一笑道：“谢了，我这只是拜访，又不是干别的事，用得着吗？你们在此等我，最多三天，我就赶回来。”

杨陵沉声道：“小子，你别逞能……你身上的伤还没有痊愈，万一出了差错，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师兄？”

雷一金望着师叔，平静地道：“师叔，我真的好了，你老

相信我，你也明白我，允诺之事，就必须完成，何况，马大哥又为了我栽进去了，更是刻不容缓！”

杨陵深沉地望着他，低低地道：“金儿，我知道拦不住你，记住，不要恼我。”

雷一金露齿一笑，道：“当然。”

杨陵道：“还要注意你的身体！”

雷一金用一抹真挚的目光答复了杨陵的问题。

东方才现出一抹曙光，雷一金驭着他的“小白龙”快马加鞭地赶向了“上饶”，“武田埠”离着“上饶县”，若是寻常脚力来说，大约得走两日才赶得到，但“小白龙”神骏无比，持久耐力，当日巳时，业已奔近了“上饶县城”，他没有进城，绕着围圩直往“大肚镇”赶去，那里，有马大器的庄院。

片刻后，他已来到了马大器那座四合院的住宅之前，他抹了把汗弹向夜空，翻身下马，笔直地穿过两边土砖瓦房，大步来到中间的大瓦房门槛。

深吸了口飘散在空气中的稻米味，那种意味是深厚的，朴实的，还带着几分浓重的泥土气息，就宛如一个本本分分的庄稼人身上的味道一样，雷一金静静地朝房舍四周流览了一遍，他借着这短促的空隙，重温着他对这宅院主人的依样及缅怀，蒙龙里，他似又坐在瓦房后的凉棚下品茗聊天，在微风习习里，耳际荡漾着他马大器的爽朗笑声……。

“雷一叔叔！雷一叔叔！”有人在喊他。

雷一金蓦然醒悟，迅速转身，嗯，四合院外，一个高头大马的年轻人飞一样奔到了他的面前！

那年轻人生得浓眉大眼，腰粗膀阔，一身肌肉油黑发亮，尤其其他脸上的那蒜头鼻子，简直就和马大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！

雷一金大喜迎上，叫道：“庄子！”

这年轻人不是别个，正是马大器的独生儿子马学礼，他的小名叫“庄子”！

马学礼抢到雷一金跟前，“扑通”一声就跪了下去，也顿时红了眼圈，哑了嗓门，他激动，悲愤，又加上无比的喜悦声调颤抖着叫：“二叔，二叔啊，你真来了，自从李大叔离开后，娘她嘱咐我日夜守着。二叔，侄儿的眼也望穿了，心也急焦了。二叔，我爹的事你老要作主啊！”

其实，雷一金比庄子大不了几岁，打从跟马大器结交那天开始，马大器就让自己儿子以叔侄之礼待雷一金。

雷一金一把将他撬起，疼惜地道：“你放心，傻小子，我就正是为了这档子事来，莫说这还是我牵累了你爹，就算不是，我也不能坐着看戏？”

马学礼抽了抽鼻子，呐着声道：“二叔，我爹和晏叔就在前些天去李大户家里喝酒，以后再也没有回来，不久前来了一位李大叔，还叫侄儿陪着他又去寻访了几次——”

雷一金颌首道：“事情我全知道，这些天可有什么新发现？”

马学礼摇摇头，直愣愣地道：“全没有，侄领着家里上上下下十来个长工都四处找遍了，城里城外的熟人那里也都去问过好多次，俱没探得爹和晏叔的下落。”

雷一金镇定地道：“你娘好吧？”

马学礼搓着一双粗大手掌，哑涩涩地道：“不瞒二叔说，才是几天工夫，娘把一双眼全哭肿了……”

雷一金叹了口气，愧疚地道：“唉，都是我给你爹娘添的麻烦。”

这时，瓦房里间已传来一个闷恹恹，哑苍苍的声音：“庄子，你在和谁说话呀？”

马学礼叫了一声“娘”，三步并作两步奔了进去，一面大叫道：“娘啊，你老甬愁了，雷一二叔来了啦！”

雷一金缓缓地自行进屋，在一张太师椅上落座，他也才刚刚坐下，里间的门帘一掀，一个胖敦敦，白嫩嫩的中年妇人已颠着一双小脚急忙走了出来，她一眼看见雷一金，有若见到救星一样，也忘了礼数，先合什念了一声佛，然后，她又哭又笑地奔近雷一金，一把拉住雷一金的手，抖抖索索地道：“二弟啊，上天保佑我那老马命不该绝，你可真赶来啦，我做嫂子的没有一天不叨念着你，就盼菩萨驾起一阵清风把你送来……这是作的什么孽啊，老马在外头闯的年岁全没遭遇这种邪事，不想洗了手反而出漏子……”

雷一金被她连球泡似的一阵子话窒得插不了嘴，现在才算有了开口的机会，他先把老嫂子扶着坐下安慰道：“不要急，嫂子，我就是为了这档子事特别赶来的，咱们慢慢商量着办，包管能把大哥及姓晏的找回来！”

这位马大器的女人抽出手巾擦了一把鼻涕，——田氏安心不少地道：“你来了我就宽畅多了。二弟，除了你，只怕

谁也不能把这件邪事料理清楚。说起来也叫人怪啊，跳蹦蹦的两个大活人，怎么就会直愣生的不见了？讲起来谁也不相信哪！”

雷一金低沉地道：“在出事之前，嫂子，可曾有过什么岔眼的征兆？”

田氏揉了揉红肿的双眼，涩涩地道：“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”

雷一金舐舐嘴唇，道：“嫂子，这件事，我已揣摸出个六七分来了，你别焦急，我总会尽力去办。”

顿了顿，他又沉声地道：“说起来，也是我连累了大哥。他这次的出事，极有可能是因为晏修成的事才牵扯卷了进去，而晏修成又是我为大哥引见后托大哥照顾的，假如没有这档子事，大哥也不会出漏子了。”

田氏连连摇手，一脸诚挚地道：“二弟，你快莫如此说话，你和你大哥交同生死，义比山高。兄弟之间原该患难相共，祸福与偕，说什么连累，又道什么牵扯？这全是兄弟应该尽的本分，你别看嫂子我是个妇道人家，你们道上的传统与讲究我也明白，假如连这一点点小事也怨天尤人，那还算什么义气呢？”

擦了把鼻涕，又道：“当年要不是你拉那么一把，老马也不会有今天啦。二弟啊，老马和晏修成能平安回来自是最好，要不，我……我也决不会怪你！”

雷一金动容地道：“嫂子，你这一说，我就越发惶惭不安了！”

田氏又擦擦鼻子，苦生生地笑道：“二弟，平素虽然嫂子我和你不多谈，全由你大哥陪你，但是你的为人心地嫂子我也常听你大哥提起，你大哥爱你疼你，就算他自己的亲弟弟也不过就是这样了。在这里，就是你自己的家，你也和嫂子我的亲弟弟一般，任什么事都别和嫂子讲客气，你一客气，嫂子就更难过。”

雷一金拱拱手，道：“谢谢嫂子厚爱……”

他又一咬牙，道：“真是的，我若找出了这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好事，我不分了他的尸就算他八字生得巧！”

田氏忙道：“歇歇火，二弟……”

接着，田氏又小声道：“二弟，你刚才说，已经有了点眉目了？”

雷一金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嫂子，那李大户有问题！”

田氏怔了怔，惊愕地道：“李大户？二弟，李大和你大哥在银钱上时常来往哩，我们庄稼收成也大多卖给他……你不会搞错吧？”

雷一金苦笑道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嫂子，如今数他最是可疑，当然，我也希望不会搞错，反正有一条路总得顺着这条路追寻下去！”

田氏叹道：“眼前我已是六神无主了，二弟，这档子事便全托付你，还求上天保佑我那老马与晏叔莫出差池，等着你去搭救。”

雷一金喟了一声，道：“但愿如此，嫂子。”

田氏一转头，叫道：“庄子，你这浑小子啊，你二叔老远

来了，你就连一杯茶也不晓得端来吗？”

屋里传来马学礼的回应，片刻后，他已端了一杯茶走出，双手置于雷一金前面桌上，一面呐呐地向他娘道：“娘，我进屋去找东西了。”

田氏一瞪眼，道：“找什么东西？”

马学礼吞了口唾沫，一双大手直往裤腿上磨，他嗫嚅着道：“我……我在箱子里头将爹藏着的那两把‘手钩子’找了出来。”

田氏呆了呆，一呆之后，立即怒道：“你这浑虫啊，你爹业已洗手归隐了，这才把那两双当年闯道的玩意收进箱底。你，你却又翻出来做什么？”

马学礼怯怯地道：“娘，我是想要和二叔一道去寻爹，那两把‘手钩子’我也会用，爹以前教过我几个式子。”

雷一金严肃地道：“庄子，你孝心可嘉，是个好孩子，但这件事不用你去，二叔一个人足够了。再说，二叔要去的地方差不多都很险恶，你的功夫还不到家，一个弄不好再叫二叔反过来照应你，不就更麻烦了？你要知道，你爹都退出江湖了，你就越发不能往里跳，任什么全别沾，而家里你娘还须要你侍候，不可以由你涉险，这件事就算如此了，我去办，你陪着你娘听话吧！”

马学礼犹想再求，他方待开口，雷一金已是神色一凛，双目如刀般扫了他一眼，这一眼，看得马学礼心头蹦跳，垂下头去不敢启齿了。

田氏连忙在旁边道：“你二叔说得对，庄子，你不要去增

添累赘，反给你二叔加麻烦，若是你爹出了险，你再犯上事，那就叫不值了。”

马学礼唯唯诺诺，只好打消念头，于是雷一金又问明了那城里李大户的住处，再仔细地探听他家里有些什么人，田氏一一把自己知道的全说了，不足的地方，由马学礼在一旁补充。

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，已是鸡啼二遍，田氏忙去煮了宵夜，叔嫂母子三人又聊了一会儿家常，雷一金开始调息。

雷一金匆匆忙忙用过早膳，一抹嘴，就站了起来，他把身上抄袭了一下，便向田氏告辞。

田氏及儿子马学礼亲自送雷一金出了门，那边，一名粗大的长工替雷一金将喂足了料的“小白龙”牵过来，雷一金谢了一声，接过缰绳，面对田氏道：“嫂子，我这就去了，有没有消息，我会很快回来告诉嫂子，在家里门户要当心些，庄子督促着下人们多留神。”

他靠近了一点，小声道：“还有，如果事情如我所料，只怕对方会有人暗里伏在四周监视此地也未可定，总之，多小心！”

田氏连连答应，一面却不安地移目四瞧，马学礼这憨小子一捋衣袖，气昂昂地道：“二叔放心，侄儿若有发现那些鬼头蛤蟆脸，就是不砸断他的一条腿，也要剥脱他一层皮！”

雷一金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，虎父无犬子。庄子，听说你爹当年，就是你这么威风八面。”

几句话说得马学礼又惊又喜，他裂开了大嘴，越发英雄地道：“多谢二叔夸奖，家里自有侄儿照料了！”

雷一金斜身上马，一拱手道：“嫂子，我去了！”

田氏连忙福了福，马学礼也跟着弯腰，雷一金口中“嘚儿”一声，小白龙已撒开四蹄，发风似的扬尘而去！

从西郊进城，也不过只是盪茶工夫，略经询问，雷一金已找着了坐落在城里南大街“和贵巷”里的李大户宅院。

望着那一片深沉的屋宇宅院，雷一金抛蹬下马，他今天穿的是一袭纯黑紧身衣，外罩纯黑长衫，黑头巾配着黑色鞋靴，周身一片黑，缀着黑的却是那一排胸前雪亮黄铜扣子，看上去，他是显得又悍野、又英武，而且，在悍野与英武中，还带着那么几分出奇的俊俏及洒逸！

任坐骑徜徉在“和贵巷”之内，雷一金大步登上了李大户宅院前七级宽大石阶，他朝着黑漆大门上那对犬环扮了鬼脸，伸手重重擂起门来。

“咚”！“咚”！“咚”！

“咚”！“咚”！“咚”！

擂门声又响又急，就像是一百个鼓手在敲着大鼓，两扇沉厚的门扉，被雷一金震撼得都在簌簌摇晃了！

一阵急促的步履声匆匆来到门后，随着传来一个粗暴的吼声，道：“停手，停手，妈的皮，你这叫敲门吗？这是他妈的要拆房子了！”

雷一金收手，微微退后，须臾间，两扇黑漆大门“呀”然启开，一个人高马大的壮汉半座山似的当门而立，他那张黑

黝黝的，横肉满面的脸膛上流露着无可掩隐的愤怒，一双火暴的眼瞪着雷一金，一双毛茸茸的手掌叉在腰际，挺着那肥肉虬突的胸膛，喝，就像能将人生吞了！

皮笑肉不笑地打量了眼前的壮汉一眼，雷一金吊儿郎当地道：“你这里是李大户家吗？”

那大汉重重一哼，火辣辣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雷一金笑笑，道：“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我问你，这里是不是李大户家？”

这狗熊似的巨汉双目越发瞪大了，他吼道：“凭什么老子要先回答你？妈的皮，你模样生得俏，你有个妹子要嫁老子做偏房？狗操的！”

雷一金吃吃笑了，毫不动怒地道：“大狗熊，我看着你是尿胀肚子了，竟然放出这等臭屁来，李大户用你这种狗不是晕了头吗？”

这巨汉一挽衣袖，露出那两双有寻常人大腿粗的强健胳膊来，吼一声，叫道：“好呀，你这俏鬼子，撒野撒到李员外府上来了？老子今天若是不教训教训你，你定然还道李府生嫩好吃呢！”

雷一金淡淡地笑道：“大狗熊，你看那满天净是星斗在旋了？”

巨汉愣了愣，怒道：“什么？什么星斗在旋？”

雷一金快得比闪电还要急，左手暴探，十记又重又沉的大耳光看上去宛如一下子，全结结实实地打在那巨汉的面颊上，十次清脆的击肉声急串成一片，这半座山似的巨汉已

在怪叫狂号中踉跄后退了好几步，满嘴喷出了紫血与碎牙！

雷一金搓搓手，道：“现在，可看见了满天星斗在旋吗？哈哈！”

那巨汉在这阵突然的痛苦中，业已被打晕了头，他厉吼如雷，张开两臂，饿虎扑羊似的当头扑向了雷一金！

雷一金嘴角微撇，连眼皮也不抬一下，右脚斜弹猝旋，横扫似流光一抹，那巨汉连敌人怎么个出式也未看清，巨大的躯体像蓦然失去了重心，手舞足蹈地腾空翻下了那七级石阶！

巨汉的沉重落地声就宛如倒塌了一座小楼，他这要命的一摔，是头脸先着地，于是，这位仁兄那付尊容，就全变成血糊糊的一团了！

用眼角斜瞄着趴在地下，痛得浑身抽搐，又叫得像杀猪嚎的那样。

雷一金笑吟吟地道：“如今，你不只看见满天星斗了，大狗熊，恐怕也尝到‘黄狗吃屎’的味道吧？难怪你一上来就满口的狗臭屁！”

他眨眨眼，又笑道：“在我面前称雄道霸，儿子，你还连边都摸不上，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哪一号人王，就要混充壳子……”

那瘫在地下的巨无霸，如何还能回话？他甚至连身体的抖动都显得吃力了，如今，他就像一堆烂泥一样趴在那里，大张着嘴巴，“嗷……”“嗷……”地呻吟，惨叫个不停。

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霎时后，十几二十个下人

扑从模样的大汉已各执刀枪棍棒，一窝蜂似的拥至门口，他们一眼看见这种情形，全不由分说呐喊鼓噪，汹汹地便将雷一金围在当中！

一个似是管家工头样的大麻子，像是这群人的为首者，他横眉竖眼地握着一根短棍，气势凌人地大吼：“喂，你这混小子是他奶奶吃了狼心豹子胆了？卖狂使狠摆到李员外门前来？他奶奶竟还将李员外家的司门打伤？今天不剥你一层皮，谅你也不知道大爷的厉害！”

雷一金有气无力地摇摇手，道：“别吵，别吵，麻皮，你说这里是李大户家？”

大麻子一听对方开口就揭他的短，竟然直呼“麻皮”，他不由得更是火上加油，一挥短棍，怒骂道：“混账小子，你他奶奶谁叫‘麻皮’？”

雷一金故作迷惑之色，指着他道：“咦？你满脸雨打沙坑似的大麻点，不是麻皮是什么？我当然是叫你‘麻皮’啦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也旋首四顾，“啧”了一声道：“不错，就只你一个麻子嘛，又没有别人，不会错的！”

大麻子气得哇哇大叫，浑身乱抖，他脸红颈子粗狂吼：“反了，简直是他奶奶的造反了，竟敢当着爷的面前侮辱大爷，弟兄们，给我打！”

他这一声令下，四周围的十多个大汉齐齐呐喊一声，刀枪棍棒挥舞砸劈，就像雨点一样招呼向雷一金身上！

“乖乖，还真打哪？”

雷一金口中怪叫，身形却是挺立如山，毫不动摇，左手猝然翻闪，只见一阵狂飏倏然平地反旋，那十几个冲上来的大汉已自遭重击，纷纷撞跌滚摔，霎时乱作一团！

就在这十几个大汉呼爹喊娘的跌滚翻撞之时，雷一金的左掌飞也似的回转，搂头盖脸给了那大麻子十几记嘴巴子！

大麻皮只觉眼前一花，自觉那张脸就不像自家的了，他被雷一金打得一个筋斗摔下了石阶，与地下早已趴着的那个巨汉相似——同样跌了个黄狗吃屎，同样的满口紫血碎牙齐喷！

一直保持原地不动的雷一金，这时懒洋洋地吁了口气，他瞧着四周东倒西歪的那些大汉们，笑吃吃地道：“各位高朋贵友，有哪一个不服这口气，我呢，随时欢迎候教，大家观摩观摩，游戏游戏！”

十几个鼻青脸肿，膀疼腰扭的大汉们，哪一个还有这个胆量再敢上前挨打？他们晓得今天算是撞正大板，碰上高人了，一个个忍着痛，憋着气，面无人色，哼哼唧唧地全先先后后地溜进了门后头！

雷一金用右手食指擦着胸前雪亮的铜扣，他斜着眼，大声道：“麻皮！”

那大麻子三魂之中，业已出窃了两魂，他正在晕晕悠悠抽气出气，猛听得人家那一叱喝，不由全身蓦地一哆嗦，粗大的躯体蠕蠕颤动了一下！

雷一金冷冷地道：“不要装死，麻皮，我知道你伤得不